

正月欢喜

胡竹峰



升 腾 官学明 摄

正月初一总是被鞭炮唤醒，抬头看看窗户，天刚蒙蒙亮，忍不住又躺下睡着。不多时，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，先是噼里啪啦响在耳畔，后来似乎在身下被褥里响，火烧火燎得睡不安稳，只能起床。四下雾蒙蒙灰蒙蒙天沉沉地沉沉，到处烟火弥漫，草木昏暗，十丈之外，难辨男女老少高矮胖瘦。祖父说，正月最大，在堂阶前燃放鞭炮，可以用来驱除山妖恶鬼，也能迎接神灵。

没有亲友来访，早餐就吃除夕夜的剩饭，锅台上热一下即可。有亲友来访，人就居家候着，令小孩站在门口，鞭炮迎接。贫寒时，鞭炮只是百响，乡人称为百子，后来鞭炮越来越长，一千下声响的为千鞭，还有更长的万鞭。万鞭摊放门前，蜿蜒如龙，燃放后越发像龙，腾挪跃起，几近花千树、星如雨、笙箫动、鱼龙舞。初上门的儿女亲家，还得鞭炮送行。窗外迎来送往，噼里啪啦。

正月初一的汴村最热闹最欢庆，处处是吉祥是喜气，欢悦到不知如何是好。这天忌讳极多：说话轻声细语，面带微笑，切莫与人争吵，容易折福；打骂小孩，影响健康；勿食生冷，容易惹来疾病；水是财，不得泼到地上；针线活搁起；果皮、糖衣、瓜子壳按照惯例不能当日扫去……凡事讲究，图个吉祥。

因为夜里守岁的缘故，家家户户睡得早一些。天光尚未黑透，不耐熬夜的人就忍不住垂着头，啄一下又啄一下，汴村人叫参额。小时候喜欢过年，想着除夕夜过去了，初一也过去了，再想过年，又要等待三百多天，心里比天光更黑，说不出的伤感，每每在难过中进入梦乡，醒来还觉得怅然，不舍得不甘心年就这样远走。

新年头几天严禁杀生，各种生鲜饮食提前备好，牛肉、猪肉、羊肉……此外还有咸鱼、烧鸡、风鸡、咸鸭、烤鸭、烧鹅、藕片、肉丸、笋丝……室内宴席不断，酒何止三巡，菜远超五味，席终人散，要剩些菜，说是年年有余。正席需上鱼，鳊鱼、鲫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黑鱼、黄颡、鲢鱼，红烧、清蒸、炖汤，也寓意年年有余。拜年送糕，是为高来高去。春节喜事多，喜宴必备红枣、花生、鸡蛋，所谓长长久久、早生贵子、子孙无穷。给人发糖，甜甜蜜蜜。肉切成大块，放酱油红烧，豆腐却有两份，一份切成小方丁掺虾米焖熟，一份切薄片和腌辣椒共炒。枣子在铁锅里放冰糖炖熟，用勺子舀起来放进海碗。本就肥硕的红枣，汁水充满，格

乡村的原野，三三两两衣着鲜艳的人们，有的在拍照，有的低头弯腰寻找马兰头。放眼望，景瘦天寒，远山还偎依在雪的怀抱里，早春依旧是冬日萧索的景象。尽管如此，地里的马兰已青可入饕。妻子掏出一个方便袋，加入寻找马兰的队伍，我也饶有兴趣地跟在她后面，寻找一芹之微。地里有一些小草，小的才指甲那么大，大的茎叶分明，突破霜冻的泥土，有模有样地生长，青翠可人。这些三三两两的野草，我叫不出名字，可熟悉又亲切，它们是春天的使者，让人不忍蹂躏。

漫步山村古巷，许多旧房子人去楼空，紧闭的门窗掩饰不了湿冷的断垣残壁，玻璃、青砖和瓦片的碎碴落在墙角。在这荒凉的瓦砾

外红格外大，入嘴香甜。生腐当烫菜，或者烧肉，一根根手指粗，如金条，有富贵气象。如此吃了半晌，主人家又挖一大匙猪油放入铜锅。糯米圆子个个大如牛眼，沾上红糖，称为元宝，说是富贵团圆。吃几根生腐，吃一个圆子，就是招财纳福意思。粉丝里什么都不放，过油锅，添水，煮熟。粉丝极长，孩子家手短，站起来才能夹离碗口。大人看不惯，轻嗔一句，你也好生些，接过筷子绞成一团递过去，做客的总会接一句，家里小孩嘛，我妹还是乖的。汴村习俗，孩子不论大小，不管男女，未成年前一律称妹。

酒席多在堂轩，靠中堂为上席，进门方为末座，东边尊贵，西边次之。饭桌木纹与中堂平行，主人在末座相陪，端饭递菜，对客人斟酒时，一杯酒腾一次手，以示敬意。正月头几天，天天都是吉日，人人见面互道平安吉祥，孩子祈老人纳福，老人祝孩子旺相。走路时脚步都慢些，一切轻拿轻放，生怕摔坏了一个酒杯一只饭碗，说是兆头不好，有损新年运格。

家家户户互请宴席，水陆杂陈，觥筹交错。每日里吃将起来，一肚子膏腴，任凭主人殷切，宴席虽丰盛，也不能大快朵颐了，实在吃不下。手里饭空了，主妇慌忙上前接过碗，说再盛一点，吓得客人连连拱手推托，说吃不下，吃不下，年饱，年饱了……席

上大人饮酒正酣，孩子们早就丢开碗筷，也学着说年饱了，转身去屋檐下耍耍。人有口福，牛也有口福，忙了一年，累了一年，人将黄豆焖得烂烂的，送去牛栏。老人说黄豆最养牛。

倘或立春在正月前，此年农历无春。汴村习俗，无春年不办喜事，婚庆之类要么提前要么延后。春不立，不利于孙。不独如此，双春年也视为不吉，不利婚庆，说夫妻不能白头偕老。老人屈指计算哪天打春。旧时，特意提前做泥牛，立春日用红绿鞭子抽打，是为打春。习俗早已不存，只留下打春二字在唇齿流传。

打春后，冷风浩荡，余寒未去，衣被难减，与冬日并无二致。冷意自前胸后背头顶脚底四方夹击，激得人打个寒战，忍不住缩紧了脖子。起风时，雪意弥漫村子上空。雪落在村庄里，无邪的白映着灯笼、春联的大红，也是有意思的。太阳升起来，照得雪村耀眼夺目。厨房屋顶的雪总是最先化开，烟囱半日不歇，松木在灶膛熊熊燃烧，发出哗剥的响声，烈焰紧紧抱着铁锅，还有水壶里滚水咕噜噜的声音，锅铲炒菜的声音，碗碟相击的声音，女人们谈笑的声音。

孩子衣兜总是鼓囊囊装满花生、瓜子，还有红红绿绿各色糖果，偶尔还有红包，一次次打开压岁钱，数了又数，生怕丢了一张，睡觉时放在枕

头下。初四五后的双日，总有人家婚宴。人来人往，穿红戴绿，红灯笼更亮了，春联外又贴上喜联，孩子们爱热闹，只在人群里转来转去。老人淡然多了，腰下带着火炉，只在稻床外或者屋檐下坐着晒太阳。

初九初十……日子走，心情也走，年味一天天淡薄，仿佛屋顶炊烟，渐渐消失不见，空气里再也没有呛人的烟花炮仗味。坐在石阶前，坐在塘埂边，坐在草坡上，落日即将入山，有些不舍，有些不甘，有些怅然，五味杂陈，无限失落无限难过。眼睁睁看着良辰似箭，怎么也拽不回来。恨不得有通天本事，用根绳子把太阳系住，牢牢捆在后山大树下，让它再不落山。晚饭无味得很，匆匆吃几口。睡觉时候想着又过了一天，过年氛围更淡了。只希望日子慢一些再慢一些，巴望时间可以倒流，睡醒了一夜回到腊月二十九，甚至回到小年夜，回到腊月初。

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，去堂轩烧香送别祖宗，全家人围桌共餐，吃元宵果。晚饭后，将家里留存的烟花鞭炮拿出来一放而尽。坐石阶前看烟花又寂寞又热闹，璀璨之后天空依旧暗黑。进门的时候，忍不住回头看看那一地纸屑。烟花散去，鞭炮燃尽，年尽了，明天就是日子庸常，明天就是居家琐碎，明天就是兴田种地，明天就是挥汗如雨。夜里不能早睡，窗外总有烟花鞭炮声。一地月亮，光华浮照窗棂，照进室内，想到离过年是那么遥远，就有一阵怅惘，仿佛一个人，虽然迟早会相见，而今宵仍是坚决的别离，百般强留也属枉然，心绪难免低沉，恨不得埋进被子大哭一场。

元宵节后，田间地头的人渐渐多了，施肥灌溉。天气还是冷，人人盼着回暖。春意迟迟不来，雨先来了，是寒雨。鱼鳞瓦闪着水渍的反光，祖父挑担子从窗下走过，走向田野。雨中麦地，绿油油的，路人都说长得盈，风一吹，满眼润泽跃动，一波一浪，荡漾锦绣。

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绽放花海，不但为人间添香添色，还给我们家带来足够一年食用的菜油。那一年，我觉得种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物，它虽然小得微不足道，却总是干着不同凡响的大事。

山村的夜晚，绽放几朵璀璨的烟花后，人们就早早地关灯休息。无月之夜，满天繁星像春天的小蝌蚪一样闪动不停，天空生动而明亮。小时候的夏夜，祖母指着北方的天空说，那是七姐妹星。“可是，只有六颗星星啊。”我数了又数，反驳祖母的话。祖母说有一颗星星下凡了。那是神仙离我最近的一次，我对奶奶的话深信不疑。“巽风起东南，大地万物小”，星星凝望人间，在它们的眼里，想必我们也如同它们一样微小却自带光芒吧。

微小的事物

谢光明

里，有一抹绿痕让人眼前一亮。它们是浅浅柔柔的苔藓，编制着一层鲜亮的绿纱，使墙角有了生气和灵气。小小的苔藓，历来为文人墨客所赞颂，其中最为世人乐道的是清代袁枚的名句：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生命没有贵贱之分，卑微的苔藓，微不足道的小花，可与牡丹的国色天香平分秋色。

闲逛时路过一户农家，透过矮墙，看见一位大婶在阳光下摊晒白芝

麻和苋菜种子。种子被大婶用一块绸布垫着，放在一个小簋盘里，就像一个婴儿躺在襁褓里，她用手掌轻轻地划过孩子娇嫩的脸颊。丝滑的种子本就是农村人宠爱的孩子。看着大婶晒芝麻种子，我想起小时候，有一回打翻母亲的油菜籽种子，母亲非常生气，叫我从地上捡起来。圆溜溜乌溜溜的油菜籽种子又小又滑，怎么也捡不起来。后来母亲向邻居讨了一小捧油菜种子，只是那么一点点，在